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說考

崔 文 東<sup>\*</sup>

### 摘 要

梁啟超取法明治日本政治小說，倡導小說界革命，已是學界常識。但迄今為止，學者尚未發現梁啟超翻譯史傳其實也深受政治小說影響。本文旨在考察梁啟超如何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說《（齊武名士）經國美談》、《佳人之奇遇》，塑造《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就敘事結構而言，《（齊武名士）經國美談》以歷史演義體講述三位希臘英雄的故事，引導梁啟超交錯敘述三傑事蹟。就人物形象而言，《佳人之奇遇》中的加里波的略傳著力渲染大俠氣概，梁啟超對此心有戚戚，譯筆明顯受其牽引。《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得益於政治小說的啟發。然而政治小說中的歷史演義體與大俠形象，皆是日本文人借鑑中國文學傳統的結果。由此看來，《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與政治小說的因緣既展示了中日文學回環往復的交流軌跡，亦彰顯了晚清文學變革跨文類、跨文化的特質。

關鍵詞：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明治日本政治小說、《（齊武名士）經國美談》、《佳人之奇遇》

---

\* 作者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研究助理教授。



##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Meiji Political Novels in *Biography of the Three Makers of Italy*

Wen-dong Cui\*

###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among scholars that the Meiji political novel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inspiring Liang Qichao's *Revolution in Fiction*. However, to date scholars have failed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novels on Liang Qichao's translated biographies of Western hero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Liang Qichao appropriat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character portrayal of two Meiji political novels, *Keikoku Bidan* (*Inspiring Tales of Statesmanship*) and *Kajin no Kigu* (*On Unexpected Encounters with Beauties*) in his translated biography *Yidali Jianguo Sanjiezhuan* (*Biography of Three Makers of Italy*). In terms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Liang Qichao is inspired by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historical romance adopted by *Keikoku Bidan*.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 portrayal, the image of Garibaldi as *xia* 俠 (Chinese knight-errant) in *Kajin no Kigu* shapes Liang Qichao's writings. As both historical romance and the tradition of *xia* are originally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t suffices to say that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of the Meiji political novels, Liang succeeds in creating a new mode of biographical writing by assimilating the transformed tradition in a trans-cultural and trans-generic manner.

---

\*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ywords: Liang Qichao, *Yidali Jianguo Sanjiezhuān*, Meiji political novels, *Keikoku Bidan*, *Kajin no Kigu*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 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說考<sup>\*</sup>

崔 文 東

#### 一、緒論

晚清時期，梁啟超（1873-1929）編譯大量外國英雄傳記，一時洛陽紙貴。《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是其中最負盛名的作品之一，記述瑪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加富爾（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 1810-1861）三位英雄前仆後繼、統一意大利的偉業。此傳飽含熱情、波瀾壯闊，風靡無數讀者。郭沫若（1892-1978）回憶少年時代的閱讀經驗，就曾感慨道：「他著的《意大利建國三傑》，他譯的《經國美談》，以輕靈的筆調描寫那亡命的志士、建國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崙、畢士麥之餘便是崇拜的加富爾、加里波蒂、瑪志尼了。」<sup>1</sup>

由於此類外國英雄傳記影響深遠，學界歷來頗為關注。夏曉虹從傳記文的角度探討其體式，發現梁啟超其實套用了明治日本新體評傳的結構——傳文開篇有緒論，結尾有結論，文中夾敘夾議。具體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這部合傳，則不僅議論精當，敘事亦別具一格，突破了中國傳

<sup>\*</sup> 本文為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晚清西方英雄傳記譯介研究」（項目批准號：17YJCZH032）之成果。筆者在釋讀日文獻時，蒙北京大學中文系陸胤教授、博士生早川太基先生指教，謹此敬致謝忱。

<sup>1</sup> 郭沫若：《少年時代》（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頁125。

記書寫傳統。<sup>2</sup> 松尾洋二從史傳翻譯的角度追根溯源，進一步探明梁啟超筆下的外國英雄事蹟完全脫胎自明治日本史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更是匯合不同資料纂譯成篇。<sup>3</sup> 在我看來，前述研究足以彰顯大部分梁譯史傳的特質，但未能道盡《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的獨特意涵。此傳交錯敘述三傑事蹟，又將加里波的塑造為中國式的大俠，可謂匠心獨運。然而，我們若與梁啟超採用的明治日本史傳底本相對讀，會發現敘事結構與人物塑造頗有差異。那麼，梁啟超是自出機杼，還是另有依傍？既然郭沫若將《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與《經國美談》相提並論，我們不妨跳脫出傳記這一文類範疇，探索明治日本政治小說與梁譯史傳的聯繫。

眾所周知，梁啟超與明治日本政治小說——尤其是矢野龍溪（本名矢野文雄，1851-1931）《（齊武名士）經國美談》與東海散士（本名柴四朗，1853-1922）《佳人之奇遇》這兩部名著——緣分頗深，相關研究亦層出不窮。大概而言，論者或是專注於辨別梁啟超與兩書中譯本的關聯，<sup>4</sup> 或是考察兩書如何引導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著譯政治小說。<sup>5</sup> 至於兩

<sup>2</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35-136。根據梁啟超的定義，所謂合傳，乃是「把歷史性質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關係的人物聚在一處」。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收於梁啟超撰，湯志鈞導讀：《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02。

<sup>3</sup> 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收於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244-288。

<sup>4</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192-201；鄒振環：〈開拓國民視野、構造政治理想——廣智書局的創辦及其刊行的梁譯小說〉，《東方翻譯》2011年第3期（2011年5月），頁25-33；鄒振環：〈《經國美談》的漢譯及其在清末民初的影響〉，《東方翻譯》2013年第5期（2013年9月），頁43-51；吉田薰：〈康孟卿の翻譯作業とその周辺：戊戌政変から『清議報』刊行まで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報》第65卷第10號（2011年10月），頁1-14；呂順長：〈康有義與其塾師山本憲〉，《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2013年1月），頁49-53、60。

<sup>5</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201-224；王宏志：《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1-158；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5年），頁122-159；Catherine Vance Yeh, *The Chinese Political Novel: Migration of a World Gen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部作品對《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的影響，則尚未得到揭示。本文即以此為中心，考察明治日本政治小說的敘事結構與人物塑造如何滲入《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在具體的討論中，我將關注以下問題：梁啟超閱讀的《（齊武名士）經國美談》與《佳人之奇遇》版本為何？梁啟超如何借鑑《（齊武名士）經國美談》的歷史演義體，重塑傳記的敘事結構？梁啟超如何受《佳人之奇遇》中加里波的略傳啟發，描摹其大俠形象？在此基礎上，我會分析梁啟超引小說入傳記的嘗試在晚清文學文化語境中有何意味。通過揭示翻譯史傳與政治小說的因緣，我們亦可以進一步瞭解晚清文學變革跨文類、跨文化的特點。

## 二、梁啟超與《（齊武名士）經國美談》、 《佳人之奇遇》

如前所述，作為明治日本政治小說的代表，《（齊武名士）經國美談》、《佳人之奇遇》這兩部作品不僅引導梁啟超謀劃小說界革命，更直接觸發其翻譯與著述新小說。在建構小說理論時，梁啟超反覆提及兩書：「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效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為最云。」<sup>6</sup>「有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經國美談》等，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sup>7</sup>在翻譯新小說時，兩部作品也成為首選：《清議報》第1至35冊（1898年12月至1900年2月）連載中譯《佳人

---

Center, 2015), 72-93.

<sup>6</sup> 梁啟超：〈凡例〉，《清議報》第26冊「飲冰室自由書」，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1899年9月5日），頁2a。本文引用之晚清報刊均下載自「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網址：<http://www.cnbkysy.com>，檢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sup>7</sup> 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冊「論說」，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2月21日），頁6a。

奇遇》，36至51冊（1900年2月至7月）連載中譯《經國美談前編》，54冊至69冊（1900年8月至1901年1月）連載中譯《經國美談後編》（未完），兩譯本皆未署譯者名。<sup>8</sup> 此前論者多認為《佳人奇遇》是梁啟超所譯，<sup>9</sup> 近年則有學者指出執譯筆者實為康有為（1858-1927）之堂兄康有儀（生卒年不詳）。<sup>10</sup> 至於《經國美談》，郭沫若的記憶明顯有誤，大部分學者認為譯者是周宏業（又名周達，1878-?）。<sup>11</sup> 上述結論容或有爭議，但梁啟超熟讀兩書原著，或多或少參與中譯，自是毫無疑問。這也是兩部政治小說影響《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的前提。不過，此處希望補充的是，辨析梁啟超閱讀的《（齊武名士）經國美談》、《佳人之奇遇》版本亦至關重要，而此前的研究未能予以關注。

此處先考察《（齊武名士）經國美談》的版本問題。眾所周知，此書前篇初版於明治十六年（1883）三月，後篇初版於明治十七年（1884）二月，皆由東京報知新聞社印行。<sup>12</sup> 矢野龍溪在創作時化用源自中國的《三國演義》等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已成學界共識。<sup>13</sup> 無論是敘事的結構，還是小說的回目，抑或漢文眉批與評點，皆顯露出歷史演義小說的風味。然而此前的研究均未注意到此書前篇不同版本的眉批與評點存在差異。根據我的發現，前篇初版有回末漢文評點，但無漢文眉批，後篇初版則兩者兼備。明治十七年（1884）三月，前篇三版補齊了漢文眉批，並增加了回末評點，此後各版皆依循這一修訂版。至明治十九年（1886）十一月，報知社又發行了《（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後篇完本，包含了所有評點與眉批。我們可以就此得出結論，小說前篇包括兩種版本，後篇各版內容基

<sup>8</sup> 關於兩譯本諸版本的辨析，參見鄒振環：〈開拓國民視野、構造政治理想——廣智書局的創辦及其刊行的梁譯小說〉，頁28-29；鄒振環：〈《經國美談》的漢譯及其在清末民初的影響〉，頁46。

<sup>9</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200-201；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圈》，頁122-159。

<sup>10</sup> 吉田薰：〈康孟卿の翻譯作業とその周辺：戊戌政変から『清議報』刊行までを中心に〉，頁8；呂順長：〈康有儀與其塾師山本憲〉，頁49。

<sup>11</sup> 參見鄒振環：〈《經國美談》的漢譯及其在清末民初的影響〉，頁43-51。

<sup>12</sup> 參見柳田泉：《政治小説研究》上卷（東京：春秋社，1967年），頁234。

<sup>13</sup> 柳田泉：《政治小説研究》上卷，頁246；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圈》，頁122-159。



本一致（眉批數量稍有差異）。

梁啟超與周宏業閱讀的《（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必然屬於修訂版。前篇第十三回提供了蛛絲馬跡，該回講述主人公之一威波能（Epaminondas，約 420-362B.C.）在獄中從容不迫，研習學問。初版回末漢文評點包括漢學家栗本鋤雲（1822-1897）兩則、成島柳北（1837-1884）一則、藤田鳴鶴（1852-1892）兩則，讚賞威波能之風度與矢野龍溪的敘事技巧。修訂版則增加了依田學海（1834-1909）評點一則，著意論述威波能是「名賢豪傑」：

名賢豪傑，著功名於當世，垂聲譽於千歲者。人或求之於功名聲譽赫奕顯著，以為是所以為名賢豪傑也，不知名賢豪傑之所以名賢豪傑者，在學問德義心術，不在勲業事功也。作者欲寫出威氏後來大事業，先執置之囹圄中，極力摸（作者按：當作「模」）寫其人物，以見名賢豪傑之本領，決非輕躁浮薄激義於一時者所夢見，其識可謂卓矣。<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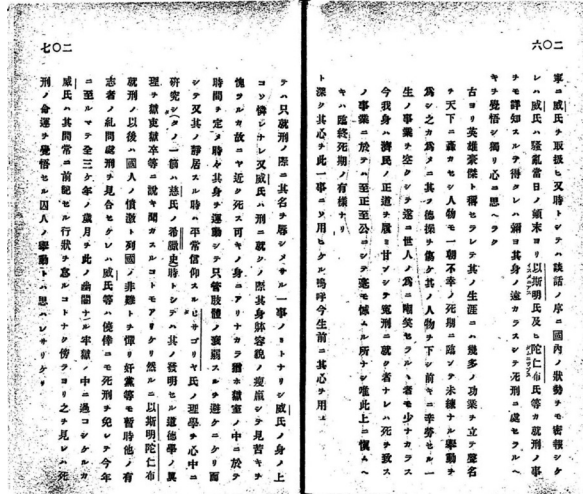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修訂版該回正文之上亦添加了眉批，談及威波能的「聖賢」氣象，與依田學海的思路一致（參見圖二）：

道本邦小說家者，輒皆推曲亭氏為稱首。然彼學藝淺薄，器識卑隘，形容人物工於小人而不工於君子，善乎頑夫而不善乎英雄，大抵只剽竊支那史傳而為攙入捏合耳，以故動輒不免令英雄君子唯帶一味頭巾氣，余常私陋之。有人或不信吾言，蓋嘗看於《經國美談》摸（作者按：當作「模」）寫威波能處乎？其垂髻登場一語，已優入聖賢域而來，一舉手一投足，以至片言隻辭，莫不使人儼然想望其風采。<sup>1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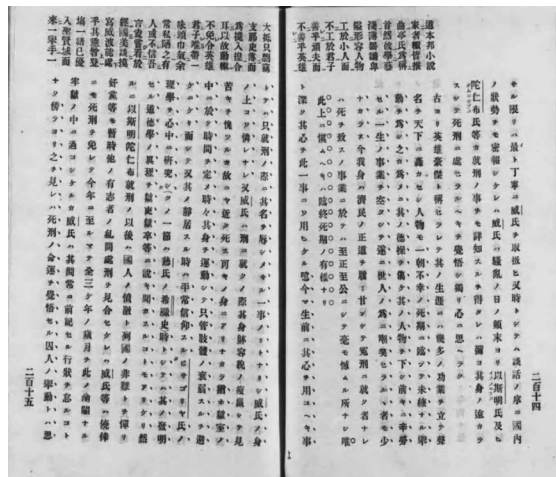
<sup>14</sup> 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東京：報知新聞社，1884年，第4版），頁224-225。本文引用之《（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日文初版、修訂版（第4版）均下載自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dl.ndl.go.jp>，檢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sup>15</sup> 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第4版），頁214-216。

如此一來，在前篇修訂版中，賢士威波能不僅僅是「名賢豪傑」，亦是「聖賢」。



圖一：《（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初版第 13 回<sup>16</sup>



圖二：《（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修訂版（第 4 版）第 13 回<sup>17</sup>

<sup>16</sup> 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初版），頁 206-207。

<sup>17</sup> 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第 4 版），頁 214-215。

類似的論述在《經國美談》中譯本裡留下了印跡。譬如在前篇第四回與第十三回，譯者皆以「聖賢」來指稱威波能：

于此之時，所最佩服者威氏也。既有才畧，復明道理，既善論辨，復甚沈默，蓋豪傑也而聖賢矣。誰能及哉！誰能及哉！<sup>18</sup>

真是臨難不苟，一刻不懈！真是聖賢豪傑的真本領！真是希臘第一流的人物！<sup>19</sup>

對照原著正文，卻沒有「聖賢」一詞的蹤影。

無獨有偶，在《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中，梁啟超亦引入日文史傳底本未曾涉及的「聖賢」二字，不過，他所指稱的卻是三傑之一的瑪志尼：「瑪志尼豈徒豪傑？實聖賢也。」<sup>20</sup>下節將論及，瑪志尼與威波能具有對應關係，足見修訂版眉批對梁啟超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們再繼續考察《佳人之奇遇》的版本。梁啟超等人得以接觸的應該是東京博文堂印行的初版，各編刊行時間如下：初編（卷一、二）為明治十八年（1885）十月，二編（卷三、四）為十九年（1886）一月，三編（卷五）為十九年八月，三編（卷六）為二十年（1887）二月，四編（卷七）為二十年十二月、四編（卷八）為二十一年（1888）三月，五編（卷九、十）為二十四年（1891）十一月、十二月，六編（卷十一、十二）、七編（卷十三、十四）、八編（卷十五、十六）為三十年（1897）七月、九月、十月。<sup>21</sup>

<sup>18</sup> 矢野文雄著，佚名譯：〈經國美談前編〉，《清議報》第38冊「政治小說」，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1900年3月11日），頁10b。日文原文為：「此ノ時世ニ於テ氏ノ如ク最モ道理ヲ知テ最モ發言セサル人ハ少ク又氏ノ如ク最モ雄辨ニシテ最モ沈默ナル人ハ少シ。」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頁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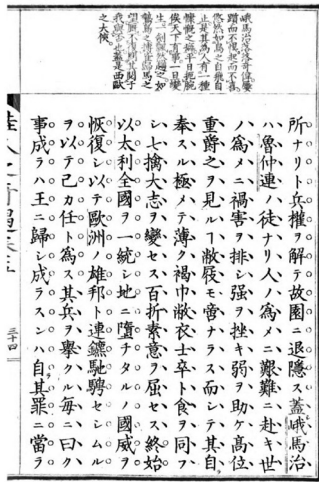
<sup>19</sup> 矢野文雄著，佚名譯：〈經國美談前編〉，《清議報》第46冊「政治小說」，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一日（1900年5月28日），頁41a。此處為譯者增飾。

<sup>20</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收於《飲冰室專集之十一》（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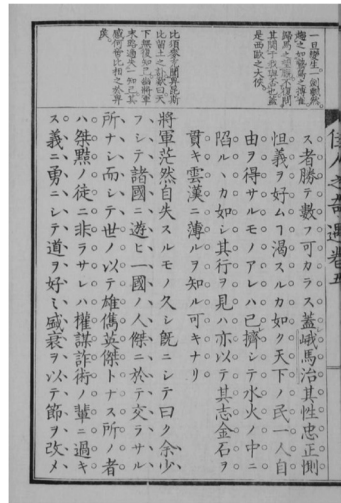
<sup>21</sup> 參見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凡例〉，《政治小說集二》，收於中野三敏、十川信介、延広真治、日野龍夫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明治編》第17卷（東

與《(齊武名士)經國美談》類似,《佳人之奇遇》亦深受中國古典文學影響。柴四朗在創作政治小說時,筆下糅合了駢文、詩賦、才子佳人小說、傳奇小說等諸多文類。<sup>22</sup>該書卷五包含一篇加里波的略傳,則見證了引史傳入政治小說的嘗試。有趣的是,三編卷五有兩個版本,差別就在於這篇略傳的文字。<sup>23</sup>根據我收集的資料,兩版分別可以慶應大學與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為代表,雖然出版時間一致,後者其實應該是修訂版。兩傳立意、結構、眉批基本相同,對於加里波的(譯為「峨馬治」,讀作「ガルバルデー」)定位皆是「西歐之大俠」,並突出其爭取自由的功業。

兩傳的差異主要體現於遣詞造句方面,此處且以結尾為例(參見圖三、圖四):



圖三:《佳人之奇遇》卷5初版  
(慶應大學圖書館藏本)<sup>24</sup>



圖四:《佳人之奇遇》卷5修訂版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sup>25</sup>

京:岩波書店,2006年),頁3。

<sup>22</sup> 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頁154-159。

<sup>23</sup> 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説集二》,頁203。

<sup>24</sup>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東京:博文堂,1886年,慶應大學圖書館藏本),卷5,頁34。此版本下載自「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網址:<https://www.hathitrust.org>,檢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sup>25</sup>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東京:博文堂,1886年,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蓋シ峨馬治ハ魯仲連ノ徒ナリ。人ノ為メニ艱難ニ赴キ、世ノ為メニ禍害ヲ排シ、強ヲ挫キ弱ヲ助ケ、高位重爵之ヲ見ルコト敝履モ嘗ナラズ。而シテ其自ラ奉ズル極メテ薄ク、褐巾敝衣士卒ト食ヲ同フシ、七擒大志ヲ變ゼズ、百折素意ヲ屈ゼズ、終始以太利全國ヲ一統シ地ニ墮チタルノ國威ヲ恢復シ、以テ歐洲ノ雄邦ト連鑣馳騁セシムルヲ以テ己ガ任ト為ス。其兵ヲ舉グル毎ニ曰ク、事成ラバ王ニ歸シ、成ラズンバ自ラ其罪ニ當ランノミト。其能ク全土ヲ一統シ、法王ノ世權ヲ革メ、強國ノ間ニ競立セシメタルモノハ、蓋シ峨馬治ノ力多キニ居ル。峨馬治ノ一舉一動ハ歐米君相ノ注目スル所、一言一行ハ歐米自由ノ消長ニ關スルニ至ル、豈曠世ノ豪傑ナラスヤ。<sup>26</sup>

蓋シ峨馬治其性忠正惻怛義ヲ好ムコト渴スルガ如ク。天下ノ民一人自由ヲ得サルモノアレバ己レ擠シテ水火ノ中ニ陷ル、ガ如シ。其行ヲ見バ亦以テ其志金石ヲ貫キ雲漢ニ薄ルヲ知ル可キナリ。<sup>27</sup>  
作者自譯：蓋峨馬治者，其性忠正惻怛，好義如渴。思天下之民一人未得自由，如己擠之陷水火之中。見其行，亦可知其志貫金石、薄雲漢也。

慶應大學所藏初版借鑑《戰國策》、《史記》中的魯仲連（約 305-245 B.C.）形象，塑造加里波的之俠氣，早稻田大學所藏修訂版則援引《孟子·萬章下》：「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sup>28</sup> 如此一來，加里波的亦被賦予聖人的救世情懷。

對照中譯本《佳人奇遇》，可以明顯看出譯者依據的底本屬於慶應大

卷 5，頁 33b。此版本下載自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檢索日期：2017 年 4 月 24 日。

<sup>26</sup>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慶應大學圖書館藏本），卷 5，頁 33 下。原文為舊式拼寫，無句讀，此處參照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說集二》，頁 244。

<sup>27</sup>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卷 5，頁 33 下。原文無句讀，此處參照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說集二》，頁 529。

<sup>28</sup>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232。

學藏本系統，梁啟超閱讀的應該也是此初版本：

蓋峨馬治者，魯仲連之徒也。為人赴艱難，為世除禍害，挫強扶弱，高位重爵，視之不啻敝屣。而其自奉極薄，褐巾敝衣，與士卒同食，七擒而大志不變，百折而素意不屈，終始一統意大利全國，以恢復墮地之國威，使與歐洲雄邦，連鑿馳騁，以為己任。其舉兵每曰：「事成歸於王，不成自當其罪而已。」其能一統全土，革法王之世權，使競立於強國之間者，蓋峨馬治之力居多。至峨馬治一舉一動，為歐美君相所注目，一言一行，關於歐美自由之消長，豈非曠世之豪傑哉？<sup>29</sup>

兩版另一處明顯差異在於慶應大學藏本頗關注「英雄兒女之情」，特地花費筆墨點染加里波的與妻子生離死別，眉批亦讚嘆：「真不愧峨公之妻！」<sup>30</sup>早稻田藏本則完全沒有提及加里波的夫人，也刪去了這一條眉批。梁啟超因閱讀前一版本，得知悉加里波的之情缘，在翻譯《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時心有戚戚（詳見下文）。

值得注意的是，《經國美談》、《佳人奇遇》之中譯雖然大體忠於原著，但是刪去了所有的漢文眉批與評點。然而對於初學日文的梁啟超而言，這些漢文內容無疑是他理解政治小說的引渡津梁，與小說正文一起影響到編譯《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的思路，其作用不可小覷。

### 三、從《（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歷史演義小說的位移

閱讀《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很容易注意到其敘事結構之獨特。夏曉

<sup>29</sup> 柴四郎著，梁啟超譯：《佳人奇遇》，收於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之八十八》（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65。

<sup>30</sup>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卷5，頁32上。

虹曾指出：該傳交錯敘述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三位英雄之事蹟，「以人物在各個時期對國家政治影響的強弱為取捨，有分有合，有幹有枝，分而不散，合而不亂，主幹獨立，枝葉披拂」，「章節的安排隨人物重要性的轉移而變化，以一人為主時，又不斷提起其他人的線索，以與後文銜接」。<sup>31</sup>這與中國傳統合傳的敘事結構截然不同。例如司馬遷（145-86B.C.）《史記·游俠列傳》，雖然譜寫多人事蹟，但是每位傳主生平各自獨立；梁啟超創作的《張博望班定遠合傳》（1902），亦先敘述張騫（164-114B.C.）功業，再描摹班超（32-102）形象。就此而言，《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確實「在中國傳記文學上是一個新開創」。<sup>32</sup>

為了更清晰地呈現該傳敘事特點，此處將各節內容以及出場人物稍作整理，作成表一。

表一：《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各節出場人物

章節	標題	出場人物
發端		
第 1 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
第 2 節	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瑪志尼
第 3 節	加富爾之躬耕	加富爾、加里波的、瑪志尼
第 4 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瑪志尼、加里波的
第 5 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
第 6 節	革命前之形勢	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
第 7 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第 8 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加里波的、瑪志尼
第 9 節	革命後之形勢	
第 10 節	撒的尼亞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瑪志尼、加富爾
第 11 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
第 12 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	加富爾

<sup>31</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 135、136。

<sup>32</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 136。

章節	標題	出場人物
第 13 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	加富爾
第 14 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	加富爾
第 15 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	加富爾、加里波的
第 16 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加里波的、加富爾
第 17 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加里波的
第 18 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加富爾、瑪志尼、加里波的
第 19 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第 20 節	加里波的勘定南意大利	加里波的、加富爾
第 21 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
第 22 節	第一國會	加富爾
第 23 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加富爾
第 24 節	加里波的之下獄及遊英國	加里波的
第 25 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捕	加里波的
第 26 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結論		

根據表格，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傳依時間順序展開，「主幹」分為兩階段：前一階段（1-9 節），瑪志尼創立青年意大利黨，建立羅馬共和國，加里波的起兵回應，卻功敗垂成；後一階段（10-26 節），瑪志尼退出歷史舞臺，加富爾擔任撒的尼亞王國宰相，折衝樽俎，統合北意大利，加里波的遠征南意大利，與之遙相呼應，最終全國統一。<sup>33</sup> 大體而言，前一階段以瑪志尼為核心人物，後一階段以加富爾為中心，加里波的則穿插其間。全傳各節對應不同時間點，是為「分枝」，就人物而言，亦各有側重：有時以一人為主，有時兼及兩位，有時則同時出場。若三人在同一時期天各一方，則依次敘述三人事蹟，可謂「花開三朵，各表一枝」。

經由松尾洋二的研究，我們瞭解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譯自明治日

<sup>33</sup> 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收於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頁 259。



本史傳著作，全傳有大概三分之二篇幅源於平田久（1871-1923）《伊太利建國三傑》與松村介石（1859-1939）《カミロ、カヴール》（加富爾傳）兩書。<sup>34</sup> 根據我的發現，岸崎昌（生卒年不詳）《ガリバルヂー》（加里波的傳）則是第三個重要的文本來源。按照常理推斷，梁啟超可能套用了上述著作的敘事結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在三部著作中，《伊太利建國三傑》與《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同為合傳。平田久之作依據時序展開，包含了意大利建國史的來龍去脈。全書分為五個部分：「緒論」篇幅短小，總覽歐洲歷史；「革命前記」涵蓋的時間段為 1815 年至 1821 年，記述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帝業傾覆後的歐洲局勢與意大利的遭遇；「マツヂニー：澳地利的專制」（瑪志尼：奧地利專制）從 1805 年瑪志尼出生敘至 1849 年羅馬共和國覆滅，此後瑪志尼喪失了意大利建國運動的核心領導地位；「カブール：北伊太利の匡濟」（加富爾：拯救北意大利）時間跨度為 1849 年至 1861 年，接續前文分析意大利局勢，再插敘加富爾生平，以其統一北意大利事業為主；「ガリバルヂー：南北伊太利の統合」（加里波的：統一南北意大利）承接上節，論述 1861 年後的局勢，再插敘加里波的少年時代以來的事蹟，以 1870 年全國統一作結。傳記的主體為後三節，由標題亦可看出，平田久將三傑分別對應意大利建國史的三個階段，這與梁啟超的兩階段劃分非常不同。此外，後三節相當於三篇半獨立的專傳，各自圍繞一位英雄的功績展開，很少涉及其他兩人，與梁啟超的交錯敘述相距甚遠。

松村介石之作為加富爾專傳，<sup>35</sup> 以時間為序分為兩部分。上半部未分節，下半部包括〈カヴールとクリミア戦争〉（加富爾與克里米亞戰爭）、〈カヴールと伊佛同盟〉（加富爾與意法同盟）、〈カヴールと南方伊太

<sup>34</sup> 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收於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頁 244-288。

<sup>35</sup> 根據梁啟超的定義，專傳「以一部書記載一個人的事蹟」。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頁 181。

利〉（加富爾與南意大利）、〈結論〉四節。雖然該傳旨在讚頌加富爾的功業，但是由於「建國三傑」的稱號影響深遠，松村介石在講述加富爾的事蹟時，往往宕開一筆：「加里波的、瑪志尼等此際如何，在何處也？」<sup>36</sup>隨後簡述其他兩位英雄同時期的作為。這一思路對《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有所影響，譬如第六節敘及瑪志尼、加里波的後，就以「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引出下文。<sup>37</sup>不過，松村介石之作畢竟以加富爾為核心，其敘事方式難以為梁啟超提供更多的靈感。

岸崎昌之作為專傳，圍繞加里波的一人展開，呈現其一生功業。雖然也受到「建國三傑」這一思路的影響，但是全傳僅僅在評論裡有所提及，並未敘述瑪志尼與加富爾的事蹟。此外，加里波的與夫人馬尼他（Anita Garibaldi, 1821-1849）的戀情頗為知名，也在傳記中占據了一定篇幅。相較於其他兩部史傳，岸崎昌之作中規中矩，雖然為《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提供了相應的素材，兩者敘事結構則關係不大。

事實上，梁啟超在翻譯時打散了上述三部傳記的內容，重新拼接、組合文字，方才塑造出《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在我看來，梁啟超重組敘事結構的真正藍本，其實是《（齊武名士）經國美談》。「花開三朵，各表一枝」的敘事手法，較之史傳，更類似於歷史演義小說。我們只要稍作比較，便可發現兩書在文本來源、主題、人物設置上皆高度相似。

首先，雖然兩者分屬不同文類，但都取材自史傳。矢野文雄在《（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序言中即明確點出政治小說與史傳的關係，《清議報》的中譯文如下：

予于明治十五年春夏之交，臥疾兼旬，輾轉床蓐，倦眼史冊，獨寐寡聊，嘗取和漢種種小說觀之。諸書無著作之才，其所敷設，恠趣

<sup>36</sup> 日文原文為：「ガリバルチー、マチニー等は此際如何にして何處にありしや。」松村介石：《カミロ、カヴール》，收於松村介石等：《近世世界十偉人》（東京：文武堂，1900年），頁35。

<sup>37</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頁18。

卑下，輒不滿于人意。其後于枕上信手拈得一冊記齊武勃興之遺蹟，其事奇特，甚可駭愕，曾不粉飾，乃爾悅人，思筆譯之。繼乃索諸家之希臘史，而坊肆甚渺，除學校所得之小冊外，僅得兩編。如補里幽打路芝及寫耐邦希臘古史家之遺書，存之當世，其為英譯者殆絕不能得。且史家記齊武之事，惟鋪設其大體，而欲求詳叙其當時之顛末者，竟落落如晨星之可數，坐令一代偉事，終歸湮沒，模糊煙雨，吁可惜者。于是始戲補其脫畧，學小說家之体裁以構思，然予之意原在于記正史，不欲如尋常小說之妄加損益，變更實事，顛倒善惡，但於實事畧加潤色而已。<sup>38</sup>

一言以蔽之，矢野文雄對作品的定位是「新小說」，也即是政治小說。政治小說的題材與「旨趣卑下」的舊小說不同，因其「記正史」，脫胎於史傳，不會「妄加損益，變更實事」。在形式上，政治小說又不同於正史，兩種文類的敘事有簡、繁之別——正史僅僅「鋪設其大體」，未能「詳叙其當時之顛末」；小說則能「補其脫畧」，敘事詳盡。與其宣言相對應，作者在小說正文前羅列了八位西方史家的希臘史著，交代其正史的淵源，<sup>39</sup>又以「纂譯補述」手法將不同資料打碎重組，連綴成篇，層層點染。梁啟超糅合三部日文傳記內容，編譯《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其思路想必肇源於此。

就主題與人物設置而言，《（齊武名士）經國美談》與意大利建國史亦若合符節。前者以齊武（今譯底比斯）、阿善（今譯雅典）、斯波多（今譯斯巴達）三國盛衰興亡為背景，以齊武三位英雄巴比陀（Pelopidas，約 410-364B.C.）、威波能、瑪留（Mello，生卒年不詳）的事蹟為中心。三人象徵智仁勇三種德性，亦預示齊武建國大業非三人相輔相成不能奏其

<sup>38</sup> 矢野文雄著，佚名譯：〈齊武名士經國美談自序〉，《清議報》第 36 冊「政治小說」，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廿一日（1900 年 2 月 20 日），無頁碼。

<sup>39</sup> 矢野文雄纂譯補述：〈引用書目〉，《（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第 4 版），頁 1-2。

功。<sup>40</sup> 意大利建國史同樣涉及三國間的斡旋：意大利類似恢復民政的齊武國，奧地利相當於壓制齊武的斯波多，而法國對於意大利獨立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阿善相提並論。至於三傑，亦扮演不同角色，恰如平田久與岸崎昌之作所言：瑪志尼為「革命的預言者／豫言者」，加富爾是「革命的政治家／政事家」，加里波的是「革命的俠客／俠勇者」。<sup>41</sup> 換言之，意大利之獨立亦是三人合力促成。

既然意大利建國史與齊武國史如此類似，《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模仿《（齊武名士）經國美談》的敘事結構也就順理成章。從敘事之「主幹」來看，日文小說前後篇各有側重：前篇以齊武民政恢復為重點，以巴比陀為重心人物；後篇以齊武國威擴張為中心，以威波能為核心人物，但三位人物穿插互現。這應該是梁啟超將平田久著作中的三階段替換為兩階段的重要參照。

從敘事之「分枝」來看，在小說各章回裡，三位英雄或是聯袂出場，或是前後相繼，或是形單影隻。在前篇主體部分，巴比陀、瑪留流亡在外，威波能則深陷齊武獄中，敘述者採用「各表一枝」的手法。如前所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的敘事結構亦是如此，三位主角一起推動著故事的發展。這裡將小說前篇各回出場人物稍作整理，製成表二，可以呈現出其與《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的相似性：

表二：《（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各回出場人物

章回		
第 1 回	賢王賢士濟民ノ功業ヲ立ツ 一群ノ童子等史談ニ感激ス	巴比陀、威波能、瑪留
第 2 回	希臘列國ノ形勢	

<sup>40</sup> 參見柳田泉：《政治小説研究》上卷，頁 240-248。

<sup>41</sup> 平田久編譯：《伊太利建國三傑》（東京：民友社，1892 年），頁 151；岸崎昌：《ガリバルヂー》（東京：博文館，1900 年），頁 121。

章回		
第3回	奸黨詭計ヲ用井テ民政ヲ覆ス 諸名士難ヲ脱シテ阿善ニ走ル	巴比陀、威波能、瑪留
第4回	兵威ヲ弄テ公會ヲ解散ス 大會堂ニ諸名士縛ニ就ク	威波能
第5回	江上ノ漁舟夜恩人ヲ救フ 政論場ニ壯士國難ヲ訴フ	巴比陀、瑪留
第6回	英雄回復ノ援兵ヲ請フ 偷安ノ官吏應援ヲ拒ム	巴比陀、瑪留
第7回	太子妖魔ヲ斫テ民害ヲ除ク 奸黨刺客ヲ放テ名士ヲ殺ス	巴比陀、瑪留
第8回	列國ノ法官大ニ齊武ニ會合ス 名士正理ヲ論シテ法官ヲ挫ク	
第9回	美人暗ニ英雄ヲ救援ス 狙撃ヲ避テ名士離散ス	巴比陀、瑪留
第10回	暴威ヲ逞クシテ霸國阿善ニ迫ル 人民ヲ激勵シテ論士舊誼ニ報ユ	
第11回	山中ノ隱士禍福ヲ説ク 孤村ノ月夜主從再會ス	巴比陀、瑪留
第12回	小憤ノ爲ニ豪傑身ヲ誤ル 諸名士境上ニ囚徒ヲ奪フ	瑪留、巴比陀
第13回	賢士獄中ニ在テ理學ヲ修ム	威波能
第14回	名士身ヲ屈メ回復ヲ謀ル 壯士慷慨シテ變節ヲ詰ル	巴比陀
第15回	賢士治亂ヲ説テ親友ヲ諫ム 英雄機ヲ察シテ大計ヲ定ム	巴比陀
第16回	諸名士死ヲ決シテ國都ニ歸ル	巴比陀、瑪留
第17回	人民ノ爲ニ天意小价ヲ遲延ス 奸人急使ヲ馳セテ密謀ヲ報ス	
第18回	十二ノ婦人宴席ニ入ル	巴比陀、瑪留
第19回	賢將古廟ニ義兵ヲ部署ス 人民會堂ニ回復ヲ布告ス	巴比陀、威波能
第20回	功ヲ賞シ勞ニ報テ國內清平ニ歸ス 霸國大ニ同盟軍ヲ擧テ齊武ヲ侵ス	巴比陀、威波能

具體到小節的敘事結構，《（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同樣提供了參照，最顯著的例子即是兩書的開篇。小說前篇第一回以夕陽西傾時分齊武某學

堂為場景，老教師講述阿善賢君義士愛國殉難事蹟，幼年巴比陀、威波能、瑪留深受感動，各言其志，「發露三人有三樣性格，而語氣自然為後年三士立功之伏線」。<sup>42</sup> 第二回轉入古希臘諸城邦與齊武歷史的論述，大概由於此類內容不符合一般歷史演義小說的體式，眉批作者遂為之辯解：「一首列國形勢論，卻捲將入小說來。從來俗史，安得此大規模？」<sup>43</sup>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第一節的結構與之異曲同工。梁啟超依照評傳體式，以時勢帶出英雄，先論述意大利歷史大勢（1、2、3段），再描述瑪志尼（4段）、加里波的（5段）、加富爾（6段）三位英雄的少年經歷，令其各言其志，表露三傑性格。我們若是對照其翻譯底本，會發現這是梁啟超精心結撰使然。松村介石著作開篇先簡論意大利時勢，再以年齒為序，依次引出加里波的、瑪志尼、加富爾幼年事蹟，恰好為梁啟超所用。不過，松村介石選材不夠精準，誤以為加里波的年長瑪志尼一歲，對意大利局勢的論述較簡略，傳主加富爾所占篇幅又遠較其他二傑為多。梁啟超補充資料，重新調整：在時勢部分，糅合德富蘇峰為平田久所作序言以及松村介石的文字。在人物部分，梁啟超調整三傑的出場次序，平均用力，引入平田久文字擴充瑪志尼部分，同時大幅削減了加富爾早年經歷的描述。如此一來，三傑方才顯得平分秋色，第一節遂能開宗明義，切合題旨。

#### 四、從《佳人之奇遇》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大俠形象的流行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之所以引人入勝，除卻敘述精妙，人物形象生動亦是重要因素。其中，加里波的與本節題旨最為相關。在梁啟超的筆下，

<sup>42</sup> 這是藤田鳴鶴的評點。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頁15。

<sup>43</sup> 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頁17。

他是「粗豪的俠士」、「大俠客」，<sup>44</sup>傳記第五節更是連篇累牘描摹其大俠形象：

加里波的既不見容於法國，茫茫全歐，託身無所，乃飄然倚劍，遠遁於南亞美利加。自茲以往，不踏歐洲塵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將軍一天然之學校，而為將來回天事業之練習場也，不可以不記。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似世間人，誰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俠，往往被髮以救鄰鬪，拔劍以助路人。蓋其至誠熱血，磅礴鬱積於腔子裡，一觸即發，非有所為而為之，蓋非是則無以為歡也。以龍拏虎擲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閒置散於故鄉萬里之外，攬鏡華髮，據鞍髀肉，跼蹉歲月，何以為情？彼蒼蒼者深憐夫閑殺英雄也，無端而生出里阿格蘭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帝國開戰之役。任俠尚氣之加將軍，既同病以相憐，復見獵而心喜。<sup>45</sup>

陳平原曾指出：自唐代以降，中國武俠文學中，劍與俠士日漸形影不離，行俠必須仗劍，無劍寸步難行。<sup>46</sup>在梁啟超筆下，無論是「飄然倚劍」的形象，還是「千古之大俠」的稱呼，或是徵引賈島（779-843）〈劍客〉一詩，皆將加里波的納入中國俠的傳統之中。如此一來，不能不讓人產生疑問，這究竟是譯自日文史傳的描述，還是梁啟超自出手眼？

既然我們已經探明梁啟超依據的三部日文傳記，也就不難確認這段文字源出岸崎昌的加里波的專傳。如前所述，岸崎昌將加里波的設定為「革命的俠勇者」，原著的文字也確實稍稍涉及：

然れども貪婪飽くなき歐洲列國が以太利の獨立を無みして虎視眈々たる間は天上天下「ガリバルデー」の身を措くに所なきを奈

<sup>44</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頁 47。

<sup>45</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頁 14。

<sup>46</sup>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年），頁 84-104。

何せん、彼は單身飄然として南米の孤客となり、以後十四年間復た歐洲の土を踏まず、此間頗る記す可き事多し。

此時偶々リヲグランド共和國はブラジル帝國と戰端を開けり、彼の任俠なる弱を扶け強を挫かん事を欲し。<sup>47</sup>

作者自譯：然而貪得無厭之歐洲列國無視意大利獨立，虎視眈眈，奈何天上天下無加里波的措身之所，單身飄然，為南美之孤客，以後十四年間不復踏歐洲之土，此間可記之事頗多。此時里阿格蘭共和國與巴西帝國開啟戰端，彼欲為鋤強扶弱任俠之事。

岸崎昌提及「任俠」與「鋤強扶弱」，但是敘事簡省；經梁啟超踵事增華，酣暢飽滿的劍俠形象方才躍然紙上。

至於平田久的《伊太利建國三傑》，固然反復稱呼加里波的為「俠客」，<sup>48</sup> 但是未能刻劃出鮮明的大俠形象。譬如這一段流亡南美的經歷，平田久就一筆帶過：

……南亞米利加に遁竄せり。之より十四年間彼は流人となり、其間多くは、自ら編制し、自ら統率せる著名なる『伊太利軍隊』を率ひてモンテビデオの戦を戦へり。<sup>49</sup>

作者自譯：……遁竄南美洲。以後十四年間彼為流人，其間，彼親自編制、統率著名之意大利軍隊，投入蒙特維多之戰。

松村介石所作乃是加富爾專傳，對加里波的本就著墨不多，也未試圖塑造大俠形象。梁啟超大加發揮的上述情節，松村介石只是輕描淡寫：

……奮然身を挺して南米行を志し、一夜飄然海に浮んで去れり。<sup>50</sup>

<sup>47</sup> 岸崎昌：《ガリバルディー》，頁 12-13。

<sup>48</sup> 平田久編譯：《伊太利建國三傑》，頁 149-151。

<sup>49</sup> 平田久編譯：《伊太利建國三傑》，頁 114。

<sup>50</sup> 松村介石：《カミロ、カヴール》，頁 24。



作者自譯：……奮然挺身，決意赴南美，一夜飄然浮海而去。

根據我的考察，此處為梁啟超塑造大俠形象提供參照的文本是《佳人之奇遇》。前文已論及，小說卷五加里波的略傳與漢文眉批皆致力於刻劃加里波的之大俠形象，其中一條眉批更直接稱其為「西歐之大俠」（參見圖三）：

峨馬治落落奇偉，屢躡而不惧，起而不喜，悠然如鳥之自飛自止。是其為人有一種慷慨之癖，平日扼腕俟天下有事，一旦變生，一劍飄然趨之，如鷺鳥之搏雀，歸馬之望廐，不復問其關（作者按：應作「關」）于我與否也。蓋是西歐之大俠。<sup>51</sup>

有趣的是，在明治日本，俠的定義與中國傳統大相徑庭，往往用於指稱富有江湖氣的博徒等群體。《佳人之奇遇》作者柴四朗漢學修養深厚，以中國傳統審視加里波的，將其塑造為中國式的大俠。梁啟超顯然對此印象深刻，「一旦變生，一劍飄然趨之」、「西歐之大俠」、「不問其關於我與否也」之類眉批裡的描述，皆化入其筆墨中。

在《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其他小節裡，《佳人之奇遇》加里波的略傳的影響亦隨處可見。首先是加里波的「慷慨之癖」。梁啟超在傳文第一節，即依據柴四朗的思路潤飾譯文：

ガリバルヂーは伊太利の南港ニースなる一商船長の子に過ぎず。然れども慷慨義烈の資質を享け、物の哀れに感じ易く、人の不義に激し易く、一たび憤激して起つときには、生命を塵芥に比し、

<sup>51</sup>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慶應大學圖書館藏本），卷5，頁34a。早稻田藏本此段眉批為（參見圖四）：「峨馬治落落奇偉，屢躡屢起，躡而不惧，起而不喜，悠然如鳥之自飛自止。是其為人有一種慷慨之癖，平日扼腕，俟天下有事，一旦變生，一劍飄然，趨之如鷺鳥之搏雀，歸馬之望廐，不復問其關於我與否也。蓋是西歐之大俠。」文字與斷句均有修改，亦可證明此版本為修訂版。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卷5，頁33ab。

冒險極りなし。<sup>52</sup>

作者自譯：加里波的不過意大利南港尼斯一商船長之子。然而生性慷慨義烈，易感物哀，易為人之不義所激，一旦激憤而起，視生命如塵芥，冒險莫測。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為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難，視生命如鴻毛也。<sup>53</sup>

原著提到加里波的「慷慨義烈」，「易感物哀」，是松村筆下唯一一處帶有俠氣的段落。梁啟超弱化了「物哀」之類日本觀念，修改為「感物易哀」，再稍加渲染，即可充分展現「慷慨之癖」，讀來頗有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的風味：「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sup>54</sup>

其次是加里波的功成身退。柴四朗敘及加里波的攻占南意大利，獻給國王：「王賞其功，授以大將之印綬，峨馬治辭之，飄然歸於海島。」評者遂在眉批中讚歎：「功成名遂而身退。嗚乎，其風山高水長！」<sup>55</sup>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同樣致力於塑造加里波的之高風亮節。梁啟超依照原著描寫加里波的在南美助戰，大獲全勝後，便添加「將軍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為一亡命孤客之情狀也」。<sup>56</sup> 隨後傳文忠實記錄法國水師提督慕名拜訪，見「數椽敗屋，不堪風雨。時日嚮夕矣，而燭不舉」，故贈以百金，加里波的卻「分與死事者之遺族」，梁啟超又禁不住感慨：「噫嘻，偉人偉人！雲中鶴耶？朝陽鳳耶？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sup>57</sup> 待到梁啟超敘述至加里波的獻土後退隱時，雖然依據平田久之作翻譯，但是引

<sup>52</sup> 松村介石：《カミロ、カヴール》，頁3。

<sup>53</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頁4。

<sup>54</sup> 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24，頁3181。

<sup>55</sup>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慶應大學圖書館藏本），卷5，頁33上。

<sup>56</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頁16。

<sup>57</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頁16。

入了「飄然歸於海島」的形象：

十一月七日王とガリバルヂーと轡を駢へて子ーブルスに入れり。かく馬上、劍を以て獲たる新王國を王に紹介するの勞を取りたる後、純樸（作者按：應作「樸」）淡懷なる將軍は凡ての榮譽凡ての褒賞を斥けて獨り靜かにカブレラの故島に歸れり。<sup>58</sup>

作者自譯：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那不勒斯。加里波的將以此馬此劍所得之新王國介紹與王，取得此功勞之後，此純樸淡懷之將軍，於一切榮譽一切褒賞皆無所受，獨自靜歸卡普列拉故島。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尼布士。此淡泊寧靜之將軍，舉全軍全土以獻諸王，於一切勳爵無所受，於一切賞賜無所受，不攜一騶從，不捨一長物，飄然一身，直歸臥於卡普列拉島。嗚呼！吾徧讀古今東西數千年之史傳，欲求一人如將軍者，豈可得耶？<sup>59</sup>

原著已經渲染了加里波的「純樸淡懷」，梁啟超則替換為「淡泊寧靜」、「飄然一身」，又增加了感慨，高度讚美其功成身退。

最後，柴四朗對「俠情」的描繪也感染了梁啟超。雖然此處以史傳形式記述加里波的生平，然而《佳人之奇遇》本就沿用了才子佳人小說與傳奇小說的套路，柴四朗大概受其影響，特地花費筆墨點染加里波的與妻子生離死別，《佳人奇遇》中譯本亦曾忠實傳達：

孤城重圍ニ陥リ其守ル能ハザルヲ知り、眾ヲ勸メ降ヲ議シ、獨リ貞節勇敢ノ妻ヲ攜ヘ、圍ヲ衝キ漁船ニ乗ジ、將ニ他邦ニ逃レントス。澳ノ海軍之ヲ覺リ追躡甚ダ急ナリ。乃チ舟ヲ捨テ陸ニ上リ、谷ニ潛ミ山ヲ逾エ、眠食共ニ廢スルモノ數日、而シテ敵ノ追探愈々益々嚴ナリ。其妻飢餓困憊寸步ス可カラザルニ至リ、掬シテ流水ヲ飲ミ峨馬治ニ語テ曰ク、妾今國家人民ノ為メニ生命ヲ犠牲

<sup>58</sup> 平田久編譯：《伊太利建國三傑》，頁 131。

<sup>59</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頁 48。

二供ス、死シテ亦恨ナシ。唯丈夫ノ成功ヲ見ザルヲ憾ムノミ。丈夫宜シク屈セズ撓マズ、青雲ヲ後日二期シ英名ヲ千歳ニ留ム可シト。笑テ峨馬治ノ手ヲ枕シ、溢（作者按：應作「溘」）焉トシテ死ス。真ニ峨馬治ノ妻タルニ愧ヂズト謂フベシ。<sup>60</sup>

孤城陷於重圍，知不能守，勸眾議降，獨攜貞節勇敢之妻，衝圍乘漁船，將欲逃於他邦。奧之海軍覺之，追躡甚急。乃捨舟登陸，潛踰山谷，寢食共廢者數日，而敵之追探益嚴。其妻飢餓困憊，寸步難行，至掬飲流水，語峨馬治曰：「妾今為國家人民，犧牲生命，死亦無恨，唯憾自不見丈夫之成功耳。丈夫宜不屈不撓，期青雲於後日，留英名於千載。」笑枕峨馬治之手，自縊而死。嗚呼，真可謂不愧峨馬治之妻也！<sup>61</sup>

日文原著中「溢焉」為魯魚亥豕之誤，應是「溘焉」，意為「溘焉長逝」。譯者不明所以，訛上加訛，譯為「自縊而死」。除此之外，《佳人奇遇》此段譯文堪稱貼切，塑造出一對英雄兒女。

梁啟超編譯《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時，對這段兒女之情亦頗有感觸。他的文本來源是岸崎昌之作，由於原著對此著墨不多，遂未能大加增飾，但屢屢抒發感慨。譬如在加里波的與馬尼他一見鍾情時，梁啟超感歎道：「加將軍者，又多情之豪傑也。」「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嗚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sup>62</sup>馬尼他因「臨蓐久病」，溘然長逝（作者按：此處更正了《佳人奇遇》中譯的訛誤），加里波的悲痛欲絕，梁啟超又評論道：「嗚呼，英雄英雄！臨十萬大敵，而英雄之心緒，曾無撩亂；經終日拷訊，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而淚如傾矣。」<sup>63</sup>

<sup>60</sup>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慶應大學圖書館藏本），卷5，頁31下-32上。原文無句讀，此處參照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說集二》，頁241-242。

<sup>61</sup> 柴四郎著，梁啟超譯：《佳人奇遇》，頁64。

<sup>62</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頁15-16。

<sup>63</sup>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頁23。

梁啟超對這段英雄兒女之情念念不忘，隨後創作了《俠情記》傳奇。據他自稱：「此記本《新羅馬傳奇》中之數齣，因《新羅馬》按次登載，曠日持久，故同人憊憊割出加將軍俠情韻事，作為別篇先登於此。」<sup>64</sup>單看《俠情記》這一題目，已然昭示出梁啟超對這一段姻緣的定位，只是該劇僅僅完成第一齣就戛然而止，加里波的與馬尼他的情緣未能展開。<sup>65</sup>

由此觀之，在梁啟超寓目的諸多加里波的傳記中，《佳人之奇遇》卷五中的略傳最富有中國俠的風味。梁啟超深受觸動，以日文傳記為素材，吸納中國史傳、詩文與小說裡的俠論述，塑造「千古之大俠」的形象。

## 五、結語

梁啟超在明治日本政治小說的啟發下，推動小說界變革，提倡「以稗官之體，寫愛國之思」，而譯介《（齊武名士）經國美談》、《佳人之奇遇》兩書是其中重要一環。不過，由於前者採用歷史演義體，後者引入駢文調文體以及才子佳人小說情節模式，兩書皆流露出濃厚的中國風味。梁啟超等人翻譯時未能體會兩部小說背離傳統的創新之處，而是熟極而流套用中國本土文學體式，譯本的「稗官之體」純然是中國傳統面貌——前者變成徹頭徹尾的白話章回體小說，後者成為整飭的駢文小說。誠如齋藤希史所言，兩書作為近代日本文學名著的意涵，並沒有在中譯本中充分展現。<sup>66</sup>

梁啟超編譯《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等新體評傳，同樣旨在激發「愛國之思」，旨趣相同的政治小說成為其參照，可謂順理成章。何況《（齊武名士）經國美談》與《佳人之奇遇》均或多或少與中國「史傳」敘事傳統<sup>67</sup>相聯繫：前者模仿《三國演義》，以章回體組織史傳內容，演繹英雄

<sup>64</sup> 梁啟超：《俠情記》，《新小說》第1號，1902年11月，頁156。

<sup>65</sup> 關於兩劇的關係，參見夏曉虹：〈梁啟超曲論與劇作探微〉，《閱讀梁啟超》（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101-112。

<sup>66</sup> 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圈》，頁122-159。

<sup>67</sup> 關於史傳敘事傳統，參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

故事，觸動梁啟超交錯敘述三傑事蹟；後者描摹加里波的略傳，援引《戰國策》、《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又融入小說的情節模式，激發梁啟超對於中國俠文學的聯想。如此一來，《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化用政治小說，其實是經由「史傳」傳統引渡，吸納不同文類，創造出別具一格的傳記敘事結構與傳記人物形象。

以《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化用政治小說為個案，我們再度見證了晚清知識分子調動不同本土文學傳統，重塑文類規範的實踐。<sup>68</sup> 如前所述，晚清文人閱讀日本文學時，往往為其援引中國文學傳統之處所吸引。域外資源的刺激，帶來的卻是回歸本土文學傳統的書寫。不過，由於他們身處變革的時代，固有的文類界限被打破，求新求變的欲望激發了不同文類的碰撞。在《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這個例子裡，梁啟超將小說筆法嫁接到史傳書寫中。即使這筆法源自中國傳統，但因其跨越界限，也足以超越傳統的文類規範。由此看來，《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與政治小說的因緣，既展示了中日文學回環往復的交流軌跡，也彰顯了晚清文學變革跨文類、跨文化的特點。

---

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08-236。

<sup>68</sup> 最明顯的例子為傳統文體之滲入晚清小說，參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159-207。

## 徵引書目

- 大沼敏男、中丸宣明校注：《政治小説集二》，收於中野三敏、十川信介、延広真治、日野龍夫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明治編》第 17 卷，東京：岩波書店，2006 年。
- 王宏志：《重釋「信、達、雅」——20 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平田久編譯：《伊太利建國三傑》，東京：民友社，1892 年。
- 司馬遷著，司馬貞索隱，裴駟集解，孔穎達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 矢野文雄纂譯補述：《齊武名士經國美談・前篇》，東京：報知新聞社，1884 年第 4 版。
- 矢野文雄著，佚名譯：〈經國美談前編〉，《清議報》第 38 冊「政治小説」，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1900 年 3 月 11 日），頁 7a-10b。
- 矢野文雄著，佚名譯：〈齊武名士經國美談自序〉，《清議報》第 36 冊「政治小説」，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廿一日（1900 年 2 月 20 日），無頁碼。
- 矢野文雄著，佚名譯：〈經國美談前編〉，《清議報》第 46 冊「政治小説」，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一日（1900 年 5 月 28 日），頁 39a-42b。
- 吉田薰：〈康孟卿の翻譯作業とその周辺：戊戌政変から「清議報」刊行まで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報》第 65 卷第 10 號，2011 年 10 月，頁 1-14。
- 呂順長：〈康有儀與其塾師山本憲〉，《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3 年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49-53、60。
- 松村介石：〈カミロ、カヴール〉，收於松村介石等：《近世世界十偉人》，東京：文武堂，1900 年，頁 1-125。
- 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收於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244-288。
-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東京：博文堂，1886 年，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卷 5。
- 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東京：博文堂，1886 年，慶應大學圖書館藏本，

卷 5。

岸崎昌：《ガリバルヂー》，東京：博文館，1900 年。

柳田泉：《政治小説研究》上卷，東京：春秋社，1967 年。

柴四郎著，梁啟超譯：《佳人奇遇》，收於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之八十八》，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

夏曉虹：《閱讀梁啟超》，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説類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年。

陳平原：《中國小説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郭沫若：《少年時代》，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 年。

梁啟超：〈凡例〉，《清議報》第 26 冊「飲冰室自由書」，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1899 年 9 月 5 日），頁 2a。

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 100 冊「論說」，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 年 12 月 21 日），頁 6a。

梁啟超：《俠情記》，《新小説》第 1 號，1902 年 11 月，頁 153-156。

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收於《飲冰室專集之十一》，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收於梁啟超撰，湯志鈞導讀：《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鄒振環：〈開拓國民視野、構造政治理想——廣智書局的創辦及其刊行的梁譯小説〉，《東方翻譯》2011 年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25-33。

鄒振環：〈《經國美談》的漢譯及其在清末民初的影響〉，《東方翻譯》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 9 月，頁 43-51。

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 = 明治の文学圈》，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5 年。

Yeh, Catherine Vance. *The Chinese Political Novel: Migration of a World Gen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dl.ndl.go.jp>，檢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檢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網址：<http://www.cnbksy.com>，檢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網址：<https://www.hathitrust.org>，檢索日期：2017年4月24日。

